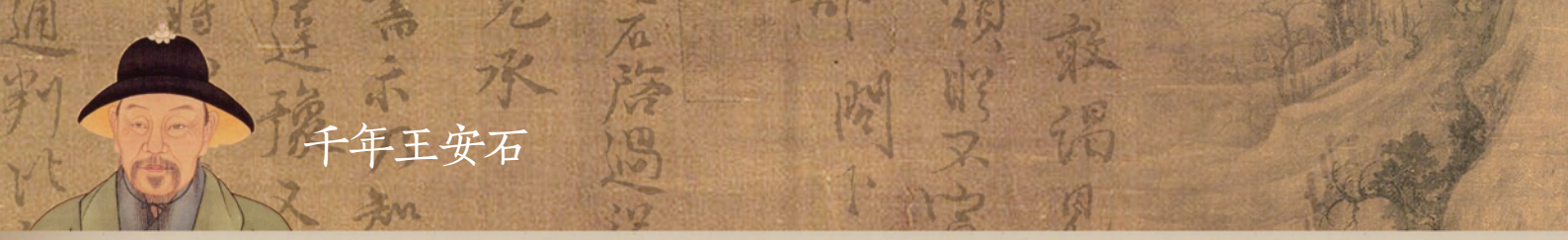


千年王安石

心境展现《楞严经》

在上海博物馆，有一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——王安石书《楞严经旨要卷》，这不仅是上博的镇馆之宝之一，也是王安石传世两件书法真迹中的一件，更是其晚年书法的代表之作，印证了王安石晚年超然物外的心境。

众所周知，王安石在历史上以变法而出名，但他的变法太过超前，也太过于激进，遭到了顽固派的疯狂打压。即使是支持他的宋神宗，也迫于形势，使其两起两落。本该是一场焕然一新的革新，在王安石和宋神宗去世之后，变成了派系斗争的工具，实在让人扼腕叹息。

两度罢相后，王安石“退居江宁（今南京），闭门不言政”。但“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”不是他的性格，他的晚年生活在金陵钟山，率领弟子著书立说。在他去世的前一年，写下了这卷《楞严经旨要》。对于佛教来说，《楞严经》十分重要，据说如果进入末法时代，首先消失的就是《楞严经》，其余佛教经典才会跟着灰飞烟灭。如果《楞严经》不灭，正法时代就在眼前。

考证历史，《楞严经》传入我国大体在唐中宗神龙元年，由般刺密谛翻译了十卷经书。而在王安石的这卷书法作品中，选取的是观世音发妙耳门，随机变化，现身说法，最后证得“十四种无畏功德”这一节。该段内容在《楞严经》之中，居于核心地位，所以才被称为《楞严经旨要》。这卷作品完成之后，王安石从钟山上书神宗，请求将自己的住所改为僧寺，并且乞赐匾额。神宗对王安石的感情很深，特地赐名“报宁”，因此这座寺院即“报宁禅寺”，又根据王安石晚号半山老人，“报宁禅寺”又被称为“半山寺”。

在《楞严经旨要》的卷末，王安石自署：“余归钟山，道原假楞严本，手自校正，刻之寺中，时元丰八年(1085)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。”作者时年六十五岁。卷后有南宋牟献之，元王蒙，明项元汴、周诗题跋。曾经元陈惟寅，明项元汴、曹溶鉴藏。《楞严经旨要卷》上的书法迅疾潦草，势如风雨，用笔率意，章法紧凑。由于是校正文字，所以更多的是实用性，全然不理会书法艺术视觉上的安排。通过这幅字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率性随意却又思维缜密的性格特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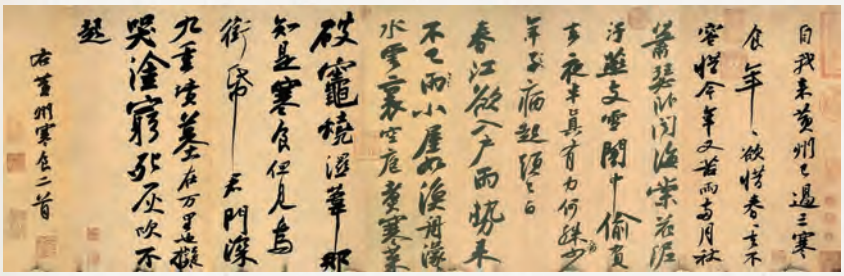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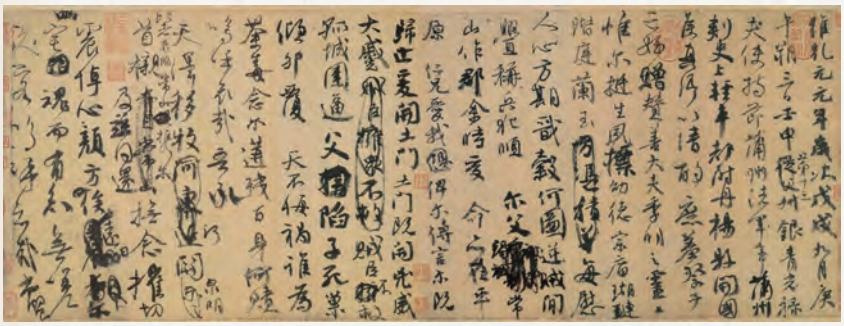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，王安石晚年已经心灰意冷，只是醉心于佛学，传抄这份经书，也不过是求得心灵上的平静。他将此作品藏于报宁寺中，并没有大肆宣扬，不过长期以来却备受争议。

首先，蔡絛就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，公然说王安石的书法“笔迹如斜风细雨，诚介甫亲书”，他还以司马光的书法对比，说明王安石笔迹不端正、规整。更有甚者，如叶梦得在《石林燕语》所称：“王荆公押石字，初横一画，左引脚，中为一圈。公性急，作圈多不圆，往往窝匾，而收横画又多带过。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”。叶梦得的意思是，王安石的字写得歪歪斜斜，根本就不规整，又极其草率，和他的为人一样，甚至连“石”字，看起来都像“歹”字。这就有点言过其实，极尽诋毁之能事了。

原本抑扬顿挫的用笔，个性化的表达，无关乎好坏对错，却被故意带有了“歹”意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变法，得罪的人实在太多。哪怕是隔了几百年的人，依然不能理解他。中国人历来认为字如其人，所以不少文人就会以他的字体评价其为人急躁。

其实，如果换一种眼光，摆脱传统保守思想，用开放尚意的审美观念来鉴

苏轼《寒食帖》。



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。